



步兵攻擊：經驗與教訓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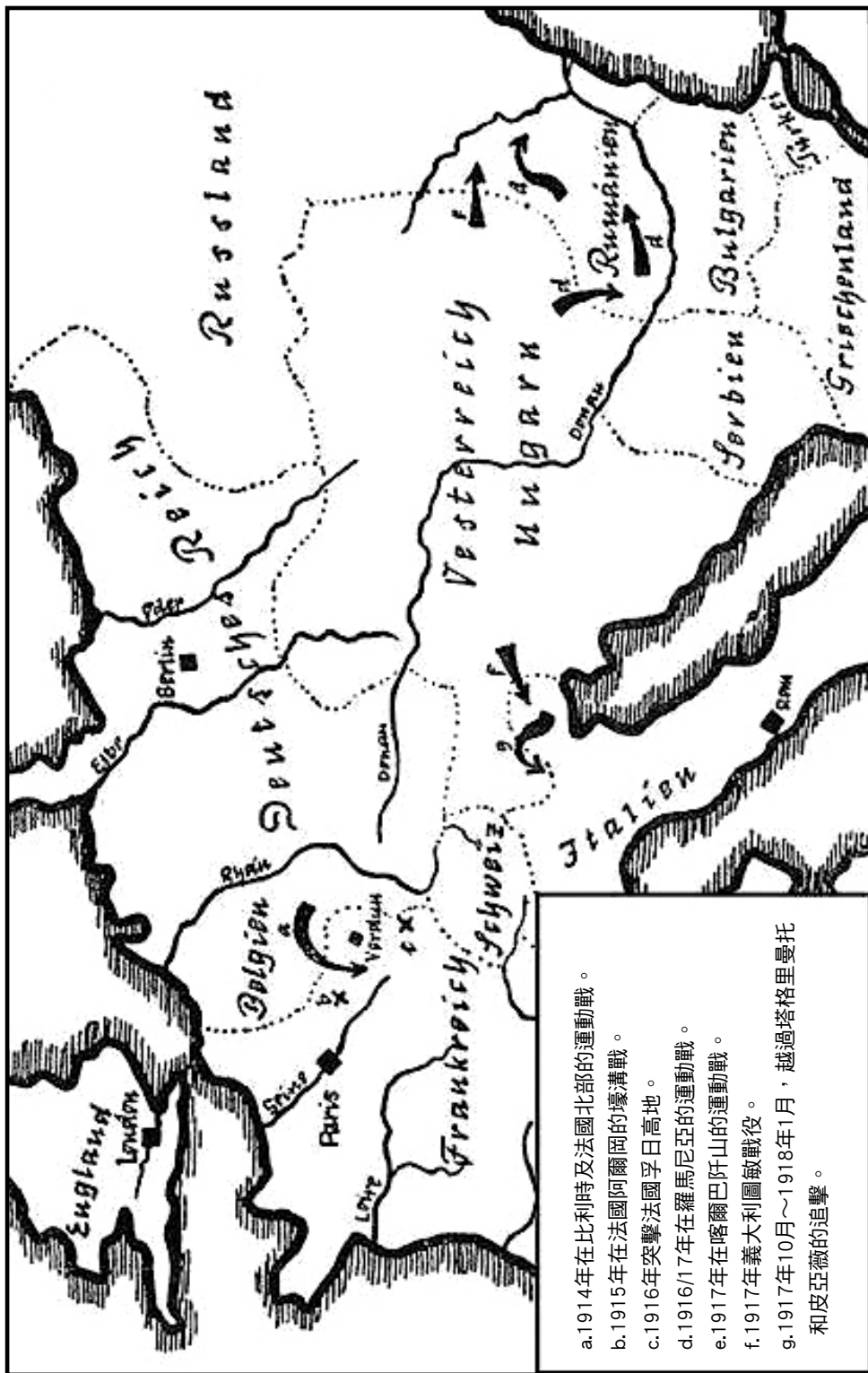


本書描述了我身為一名步兵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親身經歷過的數次戰鬥。為了從某個戰鬥行動中汲取具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因此我將這些作戰經歷做了一些整理和評論；這些我在經歷過多次激烈戰鬥後的行動檢討，將呈現出德國士兵，尤其是步兵，在這四年半戰爭期間中優異的戰鬥技能、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為祖國義無反顧而勇赴沙場的勇氣。我所描述的戰例即可證明，德國步兵就算是在面對優勢兵力和裝備的敵人時，仍然保有高人一等的戰鬥素質；本書中的作戰要圖，也一再凸顯出德國初級指揮軍官比其他對手更具優越性。

最後，那些消耗巨大物資與慘痛犧牲為代價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將是本書所望留給人們刻骨銘心的借鏡。

艾爾溫·隆美爾 中校
Oberstleutnant Erwin Rommel

隆美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的主要戰役示意圖



- a. 1914年在比利時及法國北部的運動戰。
- b. 1915年在法國阿爾岡的壕溝戰。
- c. 1916年突擊法國孚日高地。
- d. 1916/17年在羅馬尼亞的運動戰。
- e. 1917年在喀爾巴阡山的運動戰。
- f. 1917年義大利圖敏戰役。
- g. 1917年10月～1918年1月，越過塔格里曼托和皮亞薇的追擊。



第 I 章 1914在比利時與法國北部的運動戰

第一節 出征

1914年7月31日，在德國的烏爾姆（Ulm）正陷入戰爭的氛圍，到處都是一張張充滿緊張、困惑的臉孔；令人難以置信的謠言正迅速蔓延，從天一破曉開始，所有的布告欄都被人們團團圍住，報紙的號外版更是一個接著一個。

早些時候，第49野戰砲兵團所屬第4砲兵連匆忙的穿過了這個古老且威嚴的城市，〈看守萊茵（Die Wacht am Rhein）〉¹的歌聲在狹窄街道裡不斷迴唱著。

自從3月以來，我就被派到F連²擔任少尉排長一職。我騎著馬迎著晨曦明亮的陽光慢跑著，在完成例行的操練後，在數以千計的熱情群眾簇擁下回到了我們的駐地。

下午，當馬匹繫好在定位之後，我終於能夠喘口氣。國家情勢變得如此嚴峻，我渴望能夠重新回到以前的舊單位——威廉國王一世（König Wilhelm I）步兵團（符騰堡第6團³），也就是第124步兵團的第7連，這些袍澤可以說是我過去2年時間裡所一手訓練出來的。

我和勤務兵漢勒（Hänle）一起打包自己的行李，在那天的深夜，我們到達了我們的新駐地——葡萄酒莊（Weingarten）。

1914年8月1日，團部設在葡萄酒莊的一棟老舊修道院，整個宿營區內活動頻繁，野戰裝備正在被試裝；我向第7連的連部報到，並向那些將和我一起進入戰場的同袍們問好。所有年青人的臉上都充滿了興奮、活力和期待。我心裡想：身為一位軍官，還有什麼能夠比指揮這樣的戰士們上戰場和敵軍廝殺還更美好的事呢？

1 德國軍歌〈看守萊茵〉，曲：Max Schneckenburger, 1840；詞：Karl Wilhelm, 1854. http://nl.wikipedia.org/wiki/Die_Wacht_am_Rhein

2 「Fuchs」：德文指狐狸。

3 6th Württemberger。



18:00 整，團部對我們實施戰備檢查。我們的團長哈斯（Haas）上校在仔細檢閱了我們這群穿著灰色軍裝的部隊後，對我們實施精神動員。正當我們解散的時候動員令就到了，現在一切都已成定局，熱血澎湃的德國年青人急於戰鬥的吼叫聲，響徹了這棟歷史悠久的灰色修道院。

8月2日是一個不祥預兆的安息日。團的禮拜儀式在煦麗的陽光下舉行，晚上，光榮的第6符騰堡團在繚繞的軍樂伴奏下出發，乘火車向拉芬斯堡（Ravensburg）機動。川流不息的軍用專列正開往西邊；向受到威脅的邊境前線運動，我們的團於黃昏時刻在歡呼聲中離開了；但讓我感到失望的是：因為要帶領預備部隊而必須留守幾天後才出發，我很擔心我將會錯過第一場的戰鬥。

8月5日，通過祖國優美的山谷，在人們的歡呼聲中開往前線的旅途是如此難以形容的絢麗。部隊哼唱著歌，在每個車站都受到國人呈獻水果、巧克力、麵包捲的歡迎。通過科恩威斯海姆（Kornwestheim）的時候，我還和我的家人短暫會了面。

晚上我們越過了萊茵河，探照燈穿過天空搜索著敵人的飛機和飛艇。我們的歌聲漸漸平息，士兵們早已不顧形象睡得東倒西歪了；我在火車頭裏盯著爐灶，然後向外望著蕭瑟溼熱的夏夜，此時內心不禁疑惑：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將會發生什麼事？

8月6日傍晚，我們抵達了第登赫芬（Diedenhofen）附近的科尼希馬赫恩（Königsmachern），很高興能擺脫擁擠的軍用專列。我們穿過第登赫芬向路斯瓦勒（Ruxweiler）行軍。第登赫芬骯髒的街道、房子以及沉默的人們，讓人印象總是不太友善，相較於史瓦本蘭（Schwabenland）的家鄉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

我們繼續行軍，當入夜的時候，下起傾盆大雨，不用多久我們全身就都溼透了，被雨淋溼的背包變得更沉重。

真是個好開端啊！偶爾還能聽到遠處傳來的槍響。經過6個小時的行軍，我們全排完好無損的在午夜左右抵達了路斯瓦勒，連長巴姆特（Bammert）中尉早已經在等候我們，隨後就地在麥稈田倒頭睡了。

第二節 邊境

接下來的幾天裏，艱苦的訓練把我們這個戰力堅強的連隊緊緊地熔成了一體。除了排和連教練外，特別要求我們加強一系列土工器具運用的訓練課程。此外，在幾個無事可做的雨天，我的排在波林根（Bollingen）地區擔任警戒任務，在這兒，我的幾名部下由於吃多了新鮮麵包和油膩的食物而鬧胃痛。

8月18日，我們開始向北部推進，我騎著連長的備用馬匹，部隊高興地唱著歌越過了德國和盧森堡的邊境，人們很友善，給行軍中的部隊提供水果和飲料，我們進入了布德斯堡（Budersberg），並在那裡紮營。

頂著法軍布署在隆吉（Longwy）砲兵陣地射程的威脅，8月19日清晨，我們向西北移動抵達了達黑姆（Dahlem），搭起了帳篷宿營，歌聲在之間傳唱，所有的氣氛和徵兆都顯示——第一場戰鬥即將爆發！而我突然患了急性腸胃炎，則帶给了我很大的麻煩！連巧克力、白麵包的飲食都無法舒緩些疼痛；但我並不想告訴別人我身體不舒服，因為我不願意讓人把我當成懦夫，而把我看扁。

8月20號，經過悶熱的行軍後，我們到達了比利時的麥克斯一拉一第席（Meixle-Tige）。第1營駐紮在週邊，第2營則擔任當地的安全維護，當地民眾非常保守與沉默。萬里無雲的晴空雖有幾架敵機出現，並受到我們的對空射擊，但卻毫無戰果。



第三節 對隆吉方向的偵察與初戰準備


第二天應該是個休息日，一大早，我和幾名軍官去向哈斯上校報到，他命令我們每個人各自率領一支5人的偵察小組，穿越過巴羅西（Barancy）和戈西（Gorcy）向13公里外隆吉附近的高斯（Cosnes）深遠區域進行偵察，以判明敵軍陣地的確實位置和兵力虛實。為了節省時間，我們獲准搭乘馬車到最前沿的我軍陣地。當我們還在麥克斯一拉一第席的時候，我們的比利時平板馬車失控了，結果撞上一座肥料堆上；馬車已經報銷，我們只能靠11號公車（徒步）繼續前進。

人命關天，我們的動作比在和平時期的演習還更小心，我們沿著路旁的溝渠離開了村鎮，這條道路拐來彎去地穿過麥田，通到據報幾天前被小股敵人占領的巴羅西；當我們到達的時候發現早已人去樓空。然後我們離開公路穿過麥田，到達了比利時和法國南部邊境邊緣的穆嵩（Mousson）樹林，接著向戈西下行。基恩（Kirn）少尉帶領的小組緊跟著我們，在一個山頂上掩護我們通過戈西。

在戈西通往高斯的公路上，我們發現敵軍的步兵和騎兵正在向戈西方向移動。為了謹慎起見，我們離開公路在路兩側茂密的農作裏繼續前進，最終到達了高斯西面500公尺的一塊林地。我用望遠鏡觀察了地形，但沒有發現敵軍。當我們穿過一片開闊地走向高斯的時候，我們碰到一位默默地在幹粗活的老婦人；她用德語告訴我們：「法軍在1個小時之前離開了高斯開向隆吉，高斯已經沒有部隊駐防。」但是，這位老婦人說的話可以相信嗎？

我們穿過麥田和牧場，握著上好刺刀的步槍，手指不離扳機地進入高斯，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門和窗戶，搜尋任何會遭到伏擊的可能性。然而，居民們卻顯得很友善，證實了老婦人說的話不假。他們給我們獻上食物和飲料，不過我們依舊保持著警覺，在享用之前讓他們先品嚐了這些東西。為盡快回報上級，我弄到了6輛自行車，並給後勤官簽了個收據。利用我們新的交通工具，我們沿路向隆吉方向騎了1.5公里，隆吉的週邊陣地已經遭受過大規模的砲擊，遠處沒有敵軍的動靜，偵察組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我們排著嚴整的隊形，穿過戈西往巴羅西行進，保持著相當大的單兵間距，我們持槍隨時準備射擊。從巴羅西開始，我就一直走在隊伍前頭以便盡快回去報告狀況。

在麥克斯一拉一第席的大街上，我遇到了哈斯團長並向他作了偵察報告。我又累



又餓的跑向營房只希望能夠倒頭休息幾個小時，不過很倒楣，在營房前面，大部隊正整裝待發；漢勒的手腳像往常一樣俐落，已經將我的東西打包好、為我的馬穿戴好馬鞍了。在出發前，我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弄點東西吃。

我們行軍到了桑雷格（St. Léger）東南1.5公里的一個小山丘，天空很陰沉，從南方傳來了步槍射擊的聲音，偶爾還有砲聲，我們知道第一營布署在米蘭寇（Willancourt）一帶擔任戰鬥前哨的部隊已經在下午和敵人接觸了。

入夜的時候，我們的團第2、3營，在桑雷格以南大約1公里的地方實施宿營，警戒部隊被派遣在大約2.5公里遠的地方。當我正準備好好睡上一覺時，卻正好來了個電話要我到距離我們排帳篷50公尺遠的團部指揮所報到。哈斯上校問我是否願意穿過樹林到米蘭寇的第1營去一趟？我的任務是用最短的路徑到第1營，並轉告團部的命令：要他們後撤到桑雷格南邊2.5公里處的312高地，我奉命擔任第1營的嚮導。

我帶著戈茲（Gölz）下士和兩名來自第7連的士兵就此上路了。依靠著指南針，我們在黑暗中穿過了312高地南面的牧場。在右側，我們聽到我們自己的哨兵詢問口令的聲音，以及偶爾的槍聲。我們很快就爬上了一個樹木茂盛且陡峭的山坡，不時地停下聆聽暗夜裏的動靜，經過艱苦的攀爬及摸索，我們最終到達了米蘭寇西面的小山頭。

往東南，我們可以看到隆吉被砲兵砲轟過後所引燃的熊熊火光，穿過茂密的灌木叢，我們由米蘭寇向下行。突然從近處有哨兵大聲呵斥：「站住！誰？」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呢？因為我們知道法國人經常用德語問口令。我們迅速趴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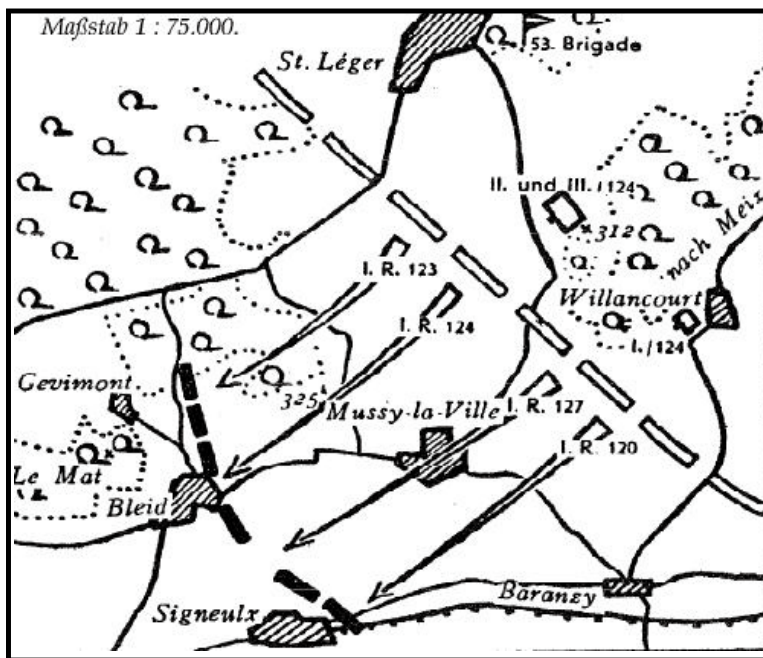
問口令嘛？我們誰也都不知道，於是我報上了我的姓名和軍銜，卻馬上被認了出來；第1營的一些哨所就布置在樹林的邊緣。

離米蘭寇不遠，在鎮子往南500公尺的地方，我們找到了第1營的部隊，他們正沿著米西－拉－維爾（Mussy-la-Ville）公路休息，幾個連隊靠的很近。

我向營長考夫曼（Kaufmann）少校轉達了團部的命令，但命令不可能被執行，因為第1營依然配屬給朗格旅（Langer Bde.）。我被帶到朗格將軍位於米蘭寇西南方500公尺處山頭上的一座指揮所，朗格將軍命令我回到團部去回報：「在他的旅其他部隊尚未趕到米蘭寇之前，他不可能讓第1營歸建。」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而且又疲憊不堪，我的3名同伴和我沮喪地往312高地回程。

當我們到達團部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我叫醒了團部副官福特斯（Wolters）上

尉並作了回報。哈斯上校也聽到了，他並不是很高興，就命令我趕到桑雷格的第43旅，直接向旅長毛瑟（Moser）將軍報告：「朗格將軍不肯放棄對第124團第1營的指揮權。」不管我是要騎馬或步行前往，我應該向哈斯上校報告：「這個任務已經超乎我的能力，因為我已經在外頭跑了18個小



時了嗎？」答案是：「沒有！」雖然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是它必須要完成。

我摸索地找到連長的預備馬，抓緊韁繩向北馳去，並在離桑雷格東南不遠的一個山頭找到了毛瑟將軍的營帳。他對我的報告非常不高興，他命令我通過團部回到米蘭蔻告訴朗格將軍，第124團第1營必須在破曉之前歸建。

我在黑夜裏騎馬、步行的上山、下坡、穿越樹林，勉強走了大約8公里回到米蘭蔻完成了我的使命，當我回到312高地的時候已經是破曉時分了。所有部隊已經完成準備，早餐也已經用完，野戰廚房早已前推，還好我的好幫手漢勒用他的水壺灌了滿滿一壺咖啡幫我留著。當我們被濃厚的大霧所包圍的時候，天已大亮，團的作戰命令也下來了。